

● 河北新时期文学丛书

SI BAI SHENG LING

四百生灵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创作艺术精品、讴歌时代精神

（代序）

李文珊

十年来，我省文学创作的收获是丰硕的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以及理论批评等，都有佳作涌现，可谓异彩纷呈，万紫千红。这套丛书只不过是其中采摘的几朵鲜花。丛书中所选的作品，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影响，有的还在省级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过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，展现了我省文学创作的实绩，也显示了我省创作和评论队伍的实力，标志着我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初获丰收并日趋繁荣，标志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与活力。这是很令人欣慰的。

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纵观古今中外的一切名家大作，无不折射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。正如别林斯基所说：创作与批评“两者都有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精神。两者同样是时代底意识。”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反映时代，使作品终归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。在这套丛书里，我们同样可以从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，从此，中华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。急剧变革的现实撞击着作家艺术家的灵感，于是，他们用那生花妙笔，为我们描绘了时代的画卷。燕赵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现实，人民群众思想、道德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变

化，社会生活的波澜起伏，人生旅途的奋然跋涉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较为准确的反映与体现。读过作品，我们似乎可以从感受到我们的人民经历十年动乱后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咚咚作响的脚步声。

繁荣文学艺术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它包括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和相对优裕的物质条件两个方面。几年来，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，这种环境和条件可以说在我省已基本形成。省委、省政府对文艺工作始终是关心重视的，从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“放开手脚搞创作”，到提出领导文艺要采用“微调艺术”以及文艺评论“以浇花为主”的原则；从提出以接力赛跑精神“冲出洼地”，到制定鼓励出“尖子人才”、出“拳头作品”的措施，以及为作家艺术家解决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等等，都为我省文艺界解放思想，解放艺术生产力，繁荣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。我们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我想也是深受其惠的。如果没有这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好作品、新作品问世。当然，我们说良好的环境已经基本形成，决不是说做得很够了，已经尽善尽美了。在这方面仍需要继续努力，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繁荣、发展文学艺术的环境和条件。

良好的环境只是促进好作品出现的客观条件。文学创作成就的大小，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创作主体即作家或作者的思想、文化理论、艺术功力等诸素质的高低。每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，都是作家自身才情独具、慧眼独识，在创作过程中自强不息、奋发努力的结果。这些年来，我省的广大作家是努力的，为繁荣我省的文学艺术，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。但是，毋庸讳言，我们的文学成就与河北省的地位，与光辉灿烂的历史变化，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相比，还远远没有理由满足。就这套丛书而言，客观地讲，作品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，能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，尤其是缺少能够激发社会理想、

振奋民族精神、提高人民素质、启迪人们智慧的大作、力作。缺少大作、力作的原因是缺少大手笔。这也是我省与其他先进的兄弟省市的一个差距。我们一直在为改变这种状况 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体、获得新的突破而不懈努力。也可以说，有志于此久矣，只是效果还不太明显。相信我省的专业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，只要我们努力进取，在提高创作队伍素质上狠下功夫。提倡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宠辱不惊，只问耕耘的精神，勤勤恳恳，孜孜不倦，那么，我省的文学创作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层次，大作家、大作品的涌现就有了希望。

恩格斯曾经指出：“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。”愿我们的作家和作者深入改革实践，投身生活的洪流，扎根群众的土壤，采撷时代之灵气，大显身手，大有作为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、力作。让生我养我的燕赵大地，盛开绚丽多姿的文学艺术之花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

目 录

单家桥的闲言碎语·····	潮 清 (1)
黑戈壁·····	杨显惠 (66)
四百生灵·····	徐光耀 (134)
麦秸垛·····	铁 凝 (177)
超群出众之辈·····	陈 冲 (242)
睡屋·····	张 峻 (326)
宴席上下·····	申跃中 (377)
霓虹灯闪烁的地方·····	韩 冬 (446)
故土·····	薛 勇 (500)
编后语·····	(554)

单家桥的闲言碎语

□ 潮 清

老山沟的“小上海”

我们县里通向举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的公路，有很长一段是路傍河，河靠山。到了单家桥，汽车过桥拐弯，便是右傍河，左靠山，河水清粼粼，山峦郁葱葱，未到黄山，已入画境。

单家桥是一座五孔大桥，全部用花岗岩条石和青石板砌成，是个跨世纪的建筑物。两边石板桥栏，黑黝黝，灰沉沉，风雨剥蚀，长满了片片青苔。但是，全长十二丈八尺的石板桥面下的几座石墩，经过力学家用电子计算器测定，照样能负荷载重十五吨大卡车，所以至今它能和现代化高级水泥公路并存不悖。

这座大石桥，不但以古朴坚实受到过往人们注目，而且也以交通要隘著称于皖南山区。从屯溪转歙县通向黄山，杭州，必须

从它身上经过：由黄山转旌德开往南京，也得仰赖于它。

然而这个很有天时、地利优越性的交通要道，过去多少年来，却没有形成一个稍具规模的市镇。大桥南北两垅以至公路一旁，冷冷落落，凄凄清清，只有几座很具皖南山区特色的乡居民舍，闭着古老的石库门，翘着带檐角的风火墙，伴随着几丛篁竹，迎送着春露秋霜，夏雨冬雪。就是桥垅那座接官亭也留不住人。原来这地方，每逢农历二、七，还有个集市，隔三跳五也能小小热闹一晌，后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冲击下，连这个小集市也湮没了。那时候，来往汽车上了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连喇叭也不用响一下，就一拐弯开走了，只是留下了一条呛人的黄尘尾巴。

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单家桥这几年竟然转了风水，出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变化。先是大桥两垅，陆续出现了肩挑背驮的小商贩，诸如大谷运各等各级炒青茶叶，太平城活蹦鲜亮白鲢鲢鱼，一担一担塞得满满的。接着是馄饨担烧饼烘炉，茶水摊烟酒小店，都犬牙交错地排在公路两边。你卖我买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沸沸腾腾。这一两年来，有了汽车站，市面更趋兴旺。过去只卖些馄饨、包子的小饭店，已经成了烹炒煎炸全备的大饭馆；一宿两餐的简易小客栈，也成了三层楼的旅馆，甚至连单家桥公社的信用社，也搬到了这里开展信贷储存的业务。最近半年更有了飞跃发展，饭馆中有从绩溪聘来的徽菜名厨，供应象清炖火腿甲鱼、清蒸新笋雏鸡等高档名菜。跑堂的女服务员，也是头上波浪式烫发，脚下锃亮高跟皮鞋，纤纤细腰围着刘三姐那种款式的小围裙，风摆杨柳地招徕着顾客。旅馆一到晚上，华灯齐明，京剧《空城计》、黄梅戏《女驸马》和印度《大篷车》插曲，同放共鸣，十分喧哗。大桥两垅一到早市，筐、篮、篓、包，一秤秤川流不息，一桩桩买卖兴隆。过往汽车开到桥下，响了一声喇叭，也只能象电视慢镜头似地转两圈车轮，从人缝货墙中慢

慢地钻过去。

半年前，地区小报记者到单家桥采访，看得眼花缭乱，十分兴奋，连夜写了篇通讯报道，把单家桥誉为“老山沟里的小上海”，很有影响。

对此，很有些人做过精辟的分析研究。有的人肯定这是山区实行承包联产、放宽农贸政策和鼓励个体、集体经营带来的繁荣。也有人说这是设立汽车站后产生的新气象：“老倌子，莫看单家桥只是运输公司一个四等招手站，靠着站长一个口哨、两把旗子发号施令，嘿！若是没有这一站，哪能招来这么多三教九流，到单家桥聚首碰头？！”

强调承包联产和汽车站作用的议论，能够使一大部分人点头称是，却不能让另一部分人心悦诚服。这就是经常泡在茶水摊上，人称单家桥的在野“参议员”的几位。他们认为单家桥面貌大变，关键在于有了“人和”。补全了过去只有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的缺陷。他们的理由也是响当当的：“若说承包联产，放宽政策，里山卅六岙，近江十八滩，搞得好的多的是，怎么没得单家桥这般热闹吵？若说有了汽车站，东西南北公路几百里，招手站少说有三四十，怎么都没成单家桥吵？所以嘛，关键在于补全了天、地、人三大要素。单家桥出人头地，全仗着出了比别处能念咒画符的能人！”

如今的单家桥，不说每天以千计的流动人口，就是长期活动的各行各业工作人员，数得上来的也有一百挂零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人物多得很哪！不过，真正够得上议论又经得起民意测验众所公认的人物。也只是“一杆旗”、“一个智囊”和“三朵花”五个。

这五位人物的“知名度”都很高，他们的能力、威力，魅力，只要在单家桥住上两天，就摸得着，看得见。没有当地公社副书记李年顺那一杆旗，汽车站、旅馆、饭店、综合商场能建得

起来吗？没有刘永利那把好手，出谋划策，充分发挥智囊作用，集市能如此活跃繁荣吗？没有招手站长（汽车站工作人员）戴玉英、“旅游部长”（旅馆服务人员）杨兰芳和“财政部长”（信用社会计）蔡娟等三朵花，那些跑单帮的商贩，那些旅游人士，那些三教九流，能这样来往自如，各得其欢吗？

事实胜于雄辩，茶水摊上“参议员”的结论，看来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。

开放型的“高粱花子脑袋”

公社党委副书记李年顺，虽说到了知天命之年，超过机构改革擢升中层干部的标准年龄一大截了，可是他身体很好，精力充沛，思想也不是“封闭型”的，他的一些言行，有些自命为“开放型”的中青年，也未必能比得上。试问，有几个人设想过把冷落得连接官亭也留不住人的单家桥，发展成具有十里洋场特色的小上海？

李年顺的开放型言行，早在十几年前，这个名词在我们社会上还没流行，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了。他当时是县供销社的副主任。有一次，在一份上级发下来的红头文件中，有这么一点指示：“积极支持山区社员采集野生药材，发展副业生产。”按不成文的常规，上文下行，划个圈，及时传达下去，他这个副主任就算克尽厥职了。可他与众不同，偏要在“积极支持”上做出格的文章：一是给困难户发放贷款，二是提高收购价格，三是不许生产队包办，允许个人直接交售。这么一“积极”，当地有药材资源的社队，很多社员纷纷上山采集，供销社药材收购量大幅度增长。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了：社队干部有意见，由于采药，影响了“以粮为纲”的农业生产；收购价格浮动，造成混乱现象；有些采药社员只顾采药，影响了封山育林，甚至私自运到外地出

售，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。三条意见归结一点，乃是“由于该供销社副主任李年顺同志，没有严肃认真（着重号系县委书记所加）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，擅自采取不切实际的措施”。为此，李年顺被免去原职，调到单家桥公社当了主管财贸的副书记。跟他谈得来的老同志悄悄地对他说：“人家都划圈圈，你何苦节外生枝，跳出圈子做文章？”李年顺惟有苦笑相对。那位老同志又推心置腹地说：“退一步说，你想开创局面，更得控制局面，兴利除弊，方能两全其美，功德圆满哪！”

从此，一连十年，他在单家桥守着圈圈打转转，说话办事，象湿了翎毛的公鸡，缺点精气神儿。直到前三年，随着放宽农贸政策，发展个体经济，他的劲头又来了，脑袋又伸出了圈圈。还顾虑什么呀？不仅文件里有搞活经济，因地制宜开创新局面的原则精神，而且报纸、广播上还有具体范例嘛！所以，县城里还在开会制订个体户登证细则，他已在单家桥竖起了“繁荣经济”的大旗。他亲自划好了“禽蛋”、“肉类”、“鱼虾”、“茶叶”等等摊贩摆设的地头，并且派人在里山、滩头贴出单家桥开辟农贸集市的海报。他甚至通过某种关系，请过往汽车司机在单家桥堍歇脚打尖，以便乘客逗留采购，进而促使地区运输公司在单家桥设了四等汽车站。在公社党委会上，他又坚持关闭长年亏损的石灰窑和修配厂，把资金转到单家桥街上，开设旅馆、综合商店。之后，又不拘一格，招来了能经营工商的闲散人员，操办社办企业。使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他张榜招贤聘来的刘永利，居然是个难得的智囊，近年来把单家桥繁荣得很有点“小上海”的气势了。

李年顺对于繁荣经济，完全是开放型的，对于意识形态，也不是“封闭型”的。那一阵阵散播在单家桥上空的轻音乐，有些人听不惯，他却认为只要有人爱听就可以存在，反正这种录音磁带又不是单家桥制造的。有个公社干部，诡秘而耸人听闻地向他汇报：“有个冒了富的尖子户，吃饱喝足，竟然气焰嚣张地放出

话来，要到香港去逛逛！”他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好嘛，这有啥不好？你想想嘛，这些泥脚骨，过去恐怕只晓得香油、香馍馍，脑壳子里哪有个香港？如今提出要到香港逛逛，这是财大气粗啊！我赞成，只要符合出境手续，想去就去呗。”

令人纳闷的是这样一个人，对自己的生活起居，几年来却一直处于“封闭型”阶段。他那黑红的脸上有条不低的鼻梁，可从来不愿意架一副时兴墨镜，宁可在灼热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。一头短簇簇硬刷刷的灰白头发，就好比顶着一瓢高粱花子。一身蓝涤卡制服，两个袖口早已蹭得发白，可他一年四季物尽其用，夏天做单褂，穿在身上晃晃荡荡，使他的瘦高个儿，更象披着笋衣的竹子；冬天当罩衫，套着棉袄全身鼓鼓囊囊的，又象一条发胀的糯米年糕。他在办公室里放着张竹床，就兼做了宿舍。接了个县里有线广播的喇叭，早晚听听“新闻联播”，也觉得满有滋味。他老伴从里山到单家桥住了几天，反倒看不过去，慷慨地把从“鸡屁股银行”取出来的钱，给他置了个小半导体收音机；又买了个液压打火机（他抽烟很勤，用火柴特费），总算使他稍稍沾了点现代化的边儿。

他一件蓝涤卡布衫四季青，却不憎嫌招手站长戴玉英穿着直筒裤和紧身弹力尼龙上衣，绷得臀部、胸部、线条毕露；也不腻烦“旅游部长”杨兰芳那种软绵绵发嗲的上海口音；更不反对“财政部长”蔡娟披着瀑布式长发，搔首弄姿，热切地期待过路新闻记者给她照一幅逆光头像。他说：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她们觉得那样挺惬意，我也感到自己这样很舒服嘛！”

单家桥的人，对他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状态，感到不好理解，有几位爱读小说的有闲人士，甚至在热烈地分析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矛盾性格。

如今他坐在紧挨竹床的办公桌旁，摁着液压打火机，点燃了他老伴从家里带出来的叶子烟，颇为轻松地抽了起来。他的心

里甜甜的；有些公社干部，在农村实行承包到户，唯恐没事干，我李年顺却忙得不亦乐乎。事在人为嘛！如今单家桥，啧啧！谁都能看得见，经济上收入可观，公社可以留下自主的资金；政治上，县委发通报表扬，地区报纸有专题报道，《老山沟里的小上海》，这题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嘛！

当然，李年顺并不是那种固步自封的人。他的思路很快进入“更上一层楼”，怎么再添一把火，使“小上海”的特色更为浓厚。于是，他又想到刘永利前不久提出来的两个新项目：筹办贸易货栈和增设旅客俱乐部。这两个新项目，前者是经济，后者是文化，都要兴办起来，单家桥的面貌，势必象泥菩萨开光，脸上又涂了层亮闪闪的金粉。

他正眯着眼，晃着一头“高粱花子”，冥思遐想，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，睁眼一看，汽车站的一朵花已站在面前。现在正是初夏，她穿的正是那套能够勾勒出她匀称丰满的体态的紧身衣、筒子裤，头上却戴了顶瓜皮顶、鸭舌头的遮阳帽。那深褐色塑料薄片的鸭舌头又长又宽，使她妩媚的脸上出现一片暗影，却还能看出那对顾盼流丽的眼睛，闪着两道激愤的目光。

“怎么的啦？”李年顺觉出苗头不对，却若无其事地问道。

“哼！”戴玉英猛地摘下遮阳帽，狠狠地摔在桌上，两条不太粗却很黑的柳叶眉往上一挑，两片不太白却很红的桃花腮紧绷绷的，使她原很妩媚的脸庞，又增加了几分凛悍。她提高了嗓门，“招手站的工作没法干啦！”

李年顺对于现在有些年轻人不讲礼貌，爱使性子，已习以为常了，尤其对这位招手站的一朵花，更不能计较。她若是不撒点娇气，过往汽车的司机，能这样听从她的调度吗？如果不使点蛮劲，还能在乱嘈嘈的乡镇车站，维持正常秩序吗？所以，不管戴玉英的冲击波多猛，他也能稳住舵，心平气和地说：

“招手站少了你小戴，谁能吹那个口哨、挥那两面小旗？有

意见尽管提，我认真听。不干的话，可不要说。

“为啥不说？你们公社干部太欺侮人！”

按条条块块双层领导的规定，汽车站虽是地区运输公司的基层单位，但设在单家桥，地方上的行政部门也管得着，何况现在的单家桥要借重汽车站畅通运输，繁荣市面，李年顺怎能不关心？他平时为了加强协作，也没少做工作。所以他听了戴玉英的话，就略微加重一些语气说：

“小戴同志，一家人不要说两样话嘛。公社眼看要办贸易货栈、旅客俱乐部，正要你的招手站进一步……”

“这还不够啊？”戴玉英伸出胳膊一晃，就象在站上挥舞红色小旗一样，“李书记，你停停步吧！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站，不能总受你们公社干部控制、利用，哼，营私舞弊！”

“控制，利用，营私舞弊？”李年顺把那头“高粱花子”一顶，陡地站起身来，愣了……

单家桥的“三朵花”

戴玉英本来是个待业青年，前年他父亲退休才顶上来，被分配到单家桥汽车站，当一名客运服务员。她长得机灵，心直口快，身体素质好，不嫌劳累。平时做完售票、清扫等工作，还能帮助老站长接车发车。到站不上俩月，由于她“内在力”好，“爆发力”强，每当南北两路会车的紧张关头，也能指挥得有条不紊，顺顺当当。她又年轻好胜，主观能动性极高，有时大包大揽，不自觉把站长份内的工作也接管了。那位老站长，离退休不远了，又有哮喘病，在公路边一站，迎着班车带来的风沙，还没吹哨子，喉咙里就拉开了风箱。所以他甘愿大权旁落，索兴把一只哨子、两面红绿小旗交给了戴玉英，名义上站长还是他，实际上已退居二线当顾问了。

单家桥这个四等汽车站，一共两个人。班车路过这里，并没有必须停车的规定，就凭站长招手挥旗和吹哨子决定去留，所以人们就习惯地称为招手站。招手站的另一特点，是车到买票。不停车，不卖票，就决定于站长怎么吹哨子和挥小旗了。有时乘客很多，急着要走，站长一不招手，二不挥旗，班车就疾驰而去，也只好徒唤奈何。即使有时班车有下车乘客，必须停一停，可车票在站长手里攥着，说卖几张就卖几张，你挨不上号，也只好干生气。你说有规定，可还有个灵活掌握哩。所以老出门的旅客，对招手站长是决不得罪的。官儿不大，在当地却是受敬重的头面人物。

戴玉英吹着哨子，挥着旗子，又扫地，又卖票，整天忙忙碌碌，还经常有一群旅客围着屁股转，要费很多唾沫。可是她兴奋得很，一种权力感，使她红扑扑的脸庞，更是光彩可鉴了。

首先使她深化这种权力感的人，就是被人们誉为单家桥智囊的公社财贸秘书刘永利。刘永利对招手站长从来不摆架子，不打官腔，老是嘻嘻哈哈的。近半年来，他找戴玉英的次数似乎频繁了，一见面还是老习惯：

“哟，单家桥交通部长还亲自扫地哪！”

“你又送我一顶高帽子。”戴玉英忸怩一下，心里却美美的，这“交通部长”倒是比“招手站长”好听。

“不是我瞎奉承，”刘永利忽地认真起来，“交通部真来位大干部，未必能顶得住你的工作，这就是摇令旗的未必动得了刀枪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戴玉英情不自禁地格格笑出声来，“还不是吹吹哨子挥挥旗。”

“嘿，你一声哨音唾沫成钉，两面小旗呼风唤雨，单家桥客货能不能畅通无阻，全在你手心里攥着哪！我这个财贸秘书还得向你请示……”

“什么叫请示呀？”戴玉英又忸怩一下，格格地笑着，“尽开玩笑。”

“我简截说吧，芜湖来的一位个体商贩，有六包茶叶要运往黄山，等了两天没走成，你看能不能在今天打发走？”

“你就让他办托运手续呗。”戴玉英心里痛快，答得也很干脆。

戴玉英发走了足有二百公斤的六包茶叶。当天傍晚公路静寂下来，她在售票房内，还沉浸在那“交通部长”、“请示”带来的喜悦之中，那位财贸秘书又来向她电话汇报了：

“小戴部长，我得向你及时汇报。”刘永利在电话里也是嘻嘻哈哈的，“芜湖那位个体户传来了电话，明天托109次班车司机，给你捎来一件东西，你注意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戴玉英在电话中的口气骤变。这位姑娘，涉世尚浅，但还没有被权力感淹没固有的道德观念。她突然有些后悔，要知道他胆敢行贿，我还不发走那六包茶叶哩。

“收……啊？对，对，这算怎么回事呀？我已经代，代你回掉了。”刘永利在话筒中，似乎已看清了戴玉英绷紧了脸，口气也严肃起来，“这帮个体户，就是老毛病太多，烧香找错了庙门，我们小戴部长从来不图个人好处，一心为了繁荣单家桥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戴玉英又格格地笑了。

这位年轻的招手站长爱面子，在工作上追求高效率，不愿落下一句闲话。在个人穿着上，她也不能让过往的红男绿女看着寒酸，省下几个钱，大都花在打扮上了。前不久，她托人从上海买来一套尼龙紧身衣、筒子裤，穿上后对镜一照，发现自己颀长而又匀称，丰满不失婀娜的体态身段，显得更清晰了，前后一转身，那几道曲线，似乎比过往港澳旅客中的摩登女郎还要“飞天”。她自个儿对着镜子比比划划，满脸绽笑，只是那块“客运

服务员”胸章，别在那里有些不合适。

第二天，她穿着这身衣服在站前一亮相，不仅乘客刮目相看，连几位年轻班车司机，不等她挥起小红旗，便主动停车，嬉皮笑脸地向她行开注目礼。

不久，可能是受了旅游家的感染，她索兴摘下那顶老站长传给她的草帽，戴上了瓜皮顶鸭舌头的遮阳帽，这样一来，吹哨挥旗的姿态，于妩媚中又增加了几分强悍。

近两月，招手站的业务越来越繁忙，不光财贸秘书的“请示”很多，有时有的个体商贩竟直接来“请示”了。为了应付额外客货运输，她对过往司机不能不进一步搞好关系。因为那些司机如果“照章行事”，对那些额外客货，都可以拒运，那是没得话说的。戴玉英还没学会递一支烟、喝二两酒的搭桥手段，也不屑这样庸俗。她只是对熟悉司机多瞟两眼，露出求援的神色，或是妩媚地笑一笑，带点“多多关照”的姿态，最多也是伏在驾驶室窗口，撒孩子气，嗔骂几句。这一瞟一笑一骂，竟能神奇地扫除一些司机的拒运情绪，使她的一个哨子、两面小旗保证了单家桥客货运输畅通无阻。那位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的老站长，不得不自叹不如了。这也就是桥堍茶水摊“参议员”们所议论的招手站一朵花的作用。

戴玉英虽然忙得紧身尼龙上衣汗湿得贴了肉，可是心情一直是舒畅的。公社副书记李年顺有时路过招手站，总是大加赞扬：

“小戴，单家桥形势大好，你是开路先锋！”戴玉英听了，格格地笑着，感情上得到一种满足。

被人们誉为单家桥第二朵花的杨兰芬，不象戴玉英那样妩媚泼辣，锋芒毕露。她秉性绵和，言谈温柔，说话声调决不会超越中音音阶。她那白净的瓜子脸带着俩酒窝，一对明亮清澈的眼睛，也象调节得很好的水银灯，闪烁着令人感到柔和舒适的光

芒。她在旅馆里接待旅客，往往无需过分热情，只是亲切地看一眼，浅浅一笑，然后彬彬有礼地领进指定房间，撩一撩烫得既时兴又不庸俗的秀发，以动听的女中音说一声“请休息”。这娴静温和、大方得体的音容笑貌，很能使热衷于游山玩水的旅客产生一种和谐完好的美感。对于来自农村爱住大房间（住宿费便宜）的旅客，她的照顾也很周到，不仅领进房间，还要笑吟吟地告诉他们哪是男厕所、哪是女厕所，哪是冲澡间，甚至连饭店的饭菜价格、各次班车的时间，都不嫌其烦地一一说明。

她并不象黄山高级宾馆的服务员，受过专业训练。到单家桥旅馆以前，她原是七十年代后期插队落户在附近茶林场的上海知青，前两年上调到单家桥修配厂当工人。后来公社决计停办修配厂，改建旅馆，李年顺慧眼识英才，特地把她安排到旅馆工作。她也真是没有辜负领导一片好心，上班后就以满腔热情招徕旅客。她又有洁癖，接待任务之余，把几个房间打扫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因而更赢得了旅客的好评。

不久，旅馆经理又把专管旅客登记的工作交给了杨兰芬。这位经理懂得登记室小窗口犹如广告橱窗，是给旅客“第一印象”的微妙地方。可是原来那位登记员姑娘，相貌尚好，但性情不佳。她对待旅客要不象庵堂木雕菩萨，绷着脸儿庄严得一问三不知；要不就象干锅炒豌豆，炸炸裂裂，手舞足蹈一句不让人。所以，经理当机立断，决定让对待旅客经常处于最佳精神状态的杨兰芬，兼管登记室工作。

旅馆登记室，不仅是招徕旅客的“广告橱窗”，也是决定旅客住宿命运的“关防要地”。这一摞摞塑料住宿证，就关系到旅客能不能住上，能不能住好。登记员就凭这豆腐干般的住宿证，高兴了，可以使你住称心如意的头等房间；不高兴了，也可以请你尝尝闭门羹，幅度之大，犹如天渊之别。反正住宿证在抽屉里藏着，给不给，给啥样的，她是“一言堂”。